

[ 岁月山河 ]

# 别后相思隔烟水

■ 王 妩

吃完早餐，便去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简称布市)。这是个颇具异国情调的、陌生的州府都市，位于中俄边境线上，与哈尔滨黑河市仅一江之隔，一江两城，宛如兄弟。

干净整洁的大街上，典型的欧式建筑林立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迎风摇曳。偶尔看到了上岁数的无轨电车开过。身边不时掠过金发碧眼的异族人群，满街的西方面孔告诉你，这里是一座欧洲国家的城市。

街上几乎没有什么高楼，成片的小木屋错落有致，荒凉破旧，留下漫长时光的痕迹。孤零零且残旧的多是穷人的栖身之地。两层有独院，多座连体且外饰亮丽的多是富人的别墅。外墙多是褐色或是米色，雕饰的门窗和廊柱落落大方。大露台上大簇艳丽的大丽花，在风中无人注视地开放。房前屋后野草萋萋，鸽子自由飞翔，偶尔落在游人脚下觅食，也不见有人干扰。两旁的行道树不修剪，任其肆意生长。

城市不大，发展也不是很现代，但是感觉蛮舒服的。并不繁华的街道，没有高级轿车的点缀，初秋的布市多少有些苍凉。

不知道历史的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我国的领土。这座150年前还是被叫作“海兰泡”的中国小镇，满清时期属于中国领土。由于中俄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瑷珲条约，连同布市在内的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被割离了中国的怀抱，曾经是内陆河的黑龙江从此也就成为界河。这一片广袤的土地，永永远远的变成了异国他乡。

隔世看你，是亲若骨肉的兄弟；今世看你，是漠然别离的路人。隔着烟水，我还是在看你，将一江秋水与你的眼眸相连，那声声断鸿，步步夕阳里，浸满的，都是对你

的思念。

我行走在这样一种怪异的感觉里。千里迢迢为它而来的人，大都行走在这样的意念里。

作为一个州府所在地，布市居民总计22万余人，俄罗斯族占80%。城区面积30平方公里，市管辖范围356平方公里。辽阔的土地上生长着一望无际的森林，还盛产小麦、黄豆和燕麦等粮食作物，有俄罗斯远东粮仓的美称。套娃、玻璃器皿和他们的巧克力一样出名，独特的传统与超群的技术，俨然超出了时尚的范畴，成了一种文化的传承。

沿岸而走，看江中帆船点点，很难想像自己早已身在异国。对岸的中国黑河高楼林立，富丽堂皇。长长的沿岸线上绿树成荫，风景连绵不绝，映衬出布市的沉寂荒凉，让人不禁心生慨叹。从历史的轴线来看，黑河原来只是中国绵长海岸线上众多的贸易重镇之一，却比任何一个海岸贸易重镇，更能焕发中国人的扬眉吐气之感，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痛快淋漓。

列宁广场规模很小，更像中国城市里的街心公园。一尊列宁塑像突兀地矗立在路边，孤立得叫人觉得有点悲壮了。自由与繁荣的道路从来不会平坦，列宁同志高举着他的右手，眼看着社会主义在这块土地上轰然而去。碑欲永垂，而人世无常。他的百姓至今依然神色悠闲，很从容地享受着生活，似乎他们从来没有生活的压力。

在午后的阳光和清凉的风中，我坐了下来，静静地观赏着俄罗斯风土人情。推着婴儿车散步的年轻父母，在休闲长椅上静看静书的俄罗斯姑娘，骑着自行车在江边晃悠的年轻人，广场喷泉池里游泳的孩子，江边享受阳光曝晒的人们，衣着雍容的老

妇人坐在凉亭里，悠闲地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低声交谈，一切安静而有序，人生的安逸闲情也不过如此。

俄罗斯大部分人的这种慵懒情调，不得不归功于前苏联的福利好。目前老百姓的医疗和教育都全部免费，他们安然享受着无后顾之忧的生活。一到周末就住一江之隔的对岸黑河跑，看看长辈，探探朋友，甚至有的人还在黑河购买了房子。他们大多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已经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之下。

在布市地志博物馆里，飞禽走兽、兵器战车、农耕工具、衣着足履，早已失了往日的华彩，古旧精美的木雕、浮雕，也都散发着潮湿腐朽的森林气息。世事变迁就是如此，因了人们怀古的情怀，它们便成了文物，被保留了下来。窑洞雍容的器形、细腻的外表，庞大的数量，以及一笔一划摹在陶器上神奇的纹饰、艳丽的色彩，活像古代的中国盛唐。先前的窑址大都落于河畔向阳的台地，中国的古文化流通到了当时这个北中国最遥远的地方，依稀可见这座城市灵魂中不可抹去的一丝中国情结。

博物馆的左侧，是传统的拜占庭式建筑——东正教教堂。除了教堂的洋葱头顶全部用西伯利亚特产的紫金包裹外，主体建筑均以白色为主基调，四周绿树环抱，花草映衬，既整洁惊艳，又肃穆庄严。这是个笃信宗教、崇尚爱与宽恕的民族，不论是外在的、风格迥异的建筑、景观和街道，还是内在的市井生活、民风民情，都深深留下了俄罗斯与其他众多国家不同的文化烙印。

中巴车路过一大片苍茫的原野，来到一个小小的农庄。农庄孤独地坐在旷野里，因为倔强，因为胆怯，它呈现在地表的浅淡

的样子，那么的孱弱与渺小。

这个僻陋的农家院落，陈旧到恍如隔世一般。一间木质结构的房屋，住着老奶奶和儿子一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西边角落摆放着各种农具。木棚篱笆边苍老的黄菊，簇簇地落着，菊瓣在地上打着漩儿。一只小黑狗趴在泉井沿边晒太阳。家中的陈设简单陈旧，现代化的东西很少，看起来生活不很富裕。小小的院子，却总有些温暖。

虽贫穷却干净整洁，一尘不染，也许这就是俄罗斯民族的高贵气质。慈祥的俄罗斯老奶奶，不厌其烦地敞开门户，任由我们一帮子外国人参观照相。临别时她紧拉着我们的手，在夕阳余晖下不舍地拥抱告别。她倚门远送的那一道目光，像极了逝去的奶奶和外婆，那份温暖且遥远的感觉，令我一路噙声怀想，柔肠百转千回。

布市最大的百货大楼整洁而宁静，再多人也听不到喧闹，哪怕只有两个人买东西也自觉排队，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俄罗斯实行计划经济，凡物品都明码标价，不议价，不还价，买再多东西也享受不到折扣的优惠。货物品种数量不多，商场的百货、超市的日用品也不便宜。许多印有 Made in China 字样的中国商品，正源源不断地充斥这片曾经熟悉的故国旧土。中国人手握中餐、挥舞资本和劳动力，再次遵循华人的脚步，来到这里布道“中国制造”。

历史永远如此奇妙，只是轮回间，多少事，已经不同。如今，整洁、大气、秩序的布市，正在倔强的接受着中国化。它的井然秩序，它的萧瑟苍凉，它淡漠的矛盾与美感，仿佛滑落在时间的河流之下，一切都那么安然沉静。

# 海边童影

■ 吴文生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童年时代下海捕鱼的真实故事，这是一份难以割舍的眷恋，一段感谢知遇之恩的自我表白。虽然它已成为封尘的历史，但岁月带不走那一个个鲜活的脸庞。虽然已过去了四十三年，但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那年春节刚过，一向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三人，背井离乡，来到了隔海相望的临高调楼村投亲。这是一个背依美良大田洋，面临北部湾的闻名遐迩的渔村。全村有500户人家，村里有11条宽度不到5米的小巷，走向东西贯通，每条巷以姓聚居，如林家巷、吴家巷、王家巷、中间巷、下嘴巷等等，那年代虽然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划，但每户都居住在模式相似的狭小的渔港式“四合院”。海滩的周边是一座露天的木材造船厂，村里一艘艘远航北部湾、西沙、南沙捕鱼的大木船就是在这里制造的。

我们全家人先后住在林家巷两户相隔不远的人家，先住下的那户人缘于工作关系而和我母亲以姐妹相称，其家只有3口人，主人是一个憨厚老实的渔民，家庭主妇是乡里老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她曾带领调楼乡的妇女参加加来机场的建设，并被评为支持国防建设的先进个人。而后住的这户人家主人是林家巷一位较有威望的渔家长者，每次出海归来，每晚都有众渔友到他家大厅叙事，众人听他绘声绘色的讲话之后，便发出阵阵笑声。我从他邻居的朋友那里得知他是一位仗义疏财，两肋插刀有血性的汉子。刚到调楼一段时间，当他得知我们家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便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让我们搬去他家，并把唯一一间小阁楼腾出来，让我们父子三人同睡在一张木制的“半栏床”。两户人家虽然不是亲戚，但胜过亲戚。

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言语不通，加上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每天能听到就是高喇叭广播的临高县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新闻节目、气象预报和早已听腻的几首革命歌曲。每到夜晚，才发表弟就带我去“来馆”(临高方言，指男女青年约会的地方)听男女青年对唱“哩哩美”，调子虽美，但唱个啥我一点不懂，等回到家时，跳蚤已在全身肆虐，痒得我好生难受。母亲见状，一边好笑，一边让我把衣服脱下，在煤油灯下给我抓虱蚤。春去夏来，不知不觉便过去了两个月。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又能为我们兄弟俩有点事做，以缓解目前单调、枯燥的生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并征得亲友的支持之后，父亲决定让我们兄弟俩去浅海滩捕捞渔虾，捡花螺和抓海参，通过自己的劳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听到这消息，我们兄弟俩高兴得拍手叫好。第二天吃过早餐后，拿着父亲托人为我们精心制作的一张小网具，腰间背着竹篓，头上戴着当年渔民的竹帽，开始了我们有生以来的首次下海捕捞生活。

大约步行了十几分钟，我们便到达了海边，也许是当时人烟稀少，或者是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污染物的排放的缘故，海水是那样湛蓝透明，沙滩又是那样的雪白细腻，海滩的资源又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我们哥俩在膝盖深的礁石滩上寻找所猎捕的目

标，忽然，一条肥硕的八爪章鱼从我脚边窜过，并钻进一石头下藏了起来。我高兴得大喊一声：“哥哥，你赶紧把鱼叉拿过来！”我一边喊，一边用网具把石头围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用双手猛摇晃那礁石，八爪章鱼立即现出原形，哥哥眼明手快，挥动鱼叉有力地扎在鱼头部，顷刻间，狡猾的章鱼虽然喷出大量墨汁，但已无法逃脱，我把它从石洞拖出，在手心里掂掂，约2斤有余。首战告捷，兄弟俩兴奋不已。

我们继续往北部的方向去捕捞，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处用礁石垒成的约300多米长的围堰，觉得好生奇怪，于是兄弟俩加快步伐，走到这个围堰的跟前时，恰好是赶上退潮时段，围堰里水深已不足一米，有许多叫不出名的五颜六色鱼类在自由自在地游弋，仿佛在展示自己骄傲的身段和美丽的色彩。看到这么多色彩斑斓的鱼群在眼前窜来窜去，令我看得眼花缭乱。正当看得出神时候，有一群约20多条身材扁又偏长，身上呈现淡黄色带斑点，约有巴掌大的鱼群像闪电似地从我脚边窜过，然后在我眼前的一块大石头底下躲藏起来，我迅速地将网把整个石头牢牢围住，用抓章鱼的方法，摇晃石头，再逐渐把网收拢，我原以为，这群鱼已是囊中之物，岂知无路可走的鱼，立即施展它身上的解数，只见它背上和肚下的刺全部竖起来，初次捕捞海鱼的我那知这是它的防身武器，当我用双手抓住它的时候，被它刺扎了我的手心，顿时，双手臂腋窝下立即出现又麻又酸痛的感觉，我知道这是鱼毒在我身上的反应。但是，我非但畏惧而收手，反而是怒从心中起！我忍着疼痛，一口气把十多条活蹦乱跳的鱼逐条抓捕并放进竹篓里，由于手臂越来越难受，我只好收手。正当我暗暗为自己的成就庆幸的时候，忽然，听到在沙滩的兄长叫了声：“阿三，有人过来了，叫你不要抓鱼了！”我赶紧走上前去，只见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男子，个头稍高但很面善，他和气地向我叽咕咕说了一通，我不知他说啥，他知我俩是外地人，又比手划脚说了一遍，我们兄弟俩才大致明白，这是他祖宗留下的自留海，是不允许外人来捕捞的。他看了看我竹篓里的鱼，不但没有责怪和没收，反而拍拍我的肩膀，还指我两边腋窝痛不痛，我点了点头，他伸出拇指，在我面前摆动，我知道这是个经验丰富又憨厚老实的渔民在夸奖我的勇敢和智慧。

短暂的对话，虽然语言不完全听懂，但就在那一刻，我觉得站在我跟前的这位素不相识的临高渔民是那般的可亲可敬，胸怀是那样的宽广，形象是那样高大……

当天晚饭，我们一家人与房东全家人共享一顿丰盛的全鱼宴，饭席上，姨丈和阿姨夸我们兄弟俩勇敢和能干。阿姨说：当地渔民把这种鱼叫“鱼日”，其毒性不大，扎在人的身上，很快就没事，并念了一段民谣：“第一是堂，第二虎，第三劲劲鼓，鱼日、鱼路不落数”(这是临高方言民谣，意思是第一“堂”指鞭尾红，第二“虎”指毒蝎，第三“劲劲鼓”指金钱鱼，“鱼路”指钱鳗)，听了这段有趣的民谣，我们对海鱼的特性又增长了新的知识。

# [ 诗页 ]

## 日出(外一首)

■ 阿 福

带着夕阳血染的风采  
在月亮的背后  
撕裂层层云霞  
站在东方烈日铸造的平台  
将天撑起来

## 新春团拜会感赋(外一首)

■ 文永飞

东风应律百花纷，  
海汽员工气不群。  
玉兔光临临宝岛，  
金龙乘势驾祥云。  
精英锐意开新路，  
科技创新建大功。

## 把天地分开

从此  
天有地之奇观  
地有天之气概

## 日落

带着朝霞孕育的火种  
在太阳的背后  
燃烧黑暗  
直到把夜幕化为灰烬  
然后从海天一线昂首回来  
一身悲壮  
满脸豪迈

## 营造大国新文化，与君携手上昆仑。

## 欢乐节有感

钧天广乐开新宇，  
火树银花不夜天。  
俊彩星驰歌盛世，  
腾蛟起凤舞翩跹。  
江山壮美撩诗兴，  
海岛旅游赋管弦。  
指顾今春迎“尧代”，  
风光硕果更娇妍。



椰风海韵(版画) 陈 研 作

# 想起那年高考

■ 林貽文(海南)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季，一个月朗星稀的深夜，我在山区一所中学的学生宿舍里挑灯夜战，为翌日参加高考作最后的备战，而在此时，同舍的五位同学在奋战数月之后，在决战高考的前夜精疲力竭地倒在了甜甜的梦乡之中。而我正为一道古代汉语题攻不下，不忍上床，咬牙坚持着，心想，说不准明天开考的语文科目就出这道题呢？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一阵和风细雨般的脚步声传来，正欲回头，班主任黄老师已来到了我的跟前，他从提来的一个旧布袋里轻轻地把我六个鸡蛋一个一个地放在我的书桌上，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白沙糖，对我说：“貽文，鸡蛋每人一个，明早用开水冲搅，加糖，趁热喝了才上考场。”我用手指着右侧床铺说：“他们三人没事，只有我和张伟、李宇同学饿了会出现低血糖，心慌手抖，影响高考。”黄老师斩钉截铁地说：“都让他们吃了。”我说：“夜深了，您回去休息吧！我们一定考好。”

这时，黄老师用手抓起我的语文练习本，发现一道空白题未做，这正是我百攻而不破的一道难题——“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请问两个“既”字分别表示什么意思？黄老师拿起题，先是拉近眼前看了看，而后又推到台灯底下照着灯光看，好像总是看不清那道题似的，好像他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于是，我在昏暗的灯光中回望了一眼黄老师，惊讶地发现他的两眼红肿，似有泪痕。黄老师每年高考总是废寝忘食地给同学们加班辅导，常常忙至三更鸡鸣，以致患上了季节性、习惯性的严重眼疾。今年他的眼病又来了。

黄老师沉静地站在那儿思考片刻，他担心惊动了熟睡中的同学，压着沙哑的声音轻轻对我说：“在古汉语中，‘既’一般表示‘已经’，但有时也表示‘完全’。这句话的大意是：宋军已经摆好了阵势，楚军还没有完全过河。”我顿时恍然大悟。黄老师接着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然后蹑手蹑脚地退出了门外，如夏夜里的凉风，渐渐消失在“月白风清静夜寒”的校园中。

高考结束，当我高兴地准备向黄老师

汇报语文学科科目出了那道古汉语题，并被黄老师选中，怎么也找不着黄老师的影子。后来数学老师告知：“他回家奔丧去了。”“怎么可能？他明明是陪着我们高考结束的呀！”我焦急地追问着。“没错，高考前一天他获悉噩耗，但他强忍着丧父之痛，陪你们考完最后一科，才于当晚奔赴故里。”数学老师沉重地说。我听后心里一阵酸楚，猛然想起高考前夜黄老师依稀可见的泪痕，一股止不住的泪水由肚间奔涌而出，顷刻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这一年高考，我们班同学全部考上大学，我就读中山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基层工作，后来调到省城，再后来……

当事业有成、娶妻添儿时，记忆中的那次高考已经远去整整二十五年，我和黄老师也分别了整整二十载春秋。没有黄老师当年的精心培育，便没有我高考的成功，便没有我的今天。于是，带着感恩的心，我决定要回到我的母校去，感恩我的母校，向黄老师道一声感谢。我要亲自带上当年黄老师送给我的那种鸡蛋，亲自带上当年黄老师送给我的那种白沙糖，去感谢我的恩师，并和他重忆当年决战高考的情景。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当年就读的这所中学已经解体，高中部前些年已合并到县重点中学了，只留下初中部。校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低矮的平房已被崭新的楼房取代。当年我居住过的那栋房屋已在岁月的长河中灰飞烟灭，黄老师居住的房屋已破旧不堪，正准备推倒重盖。推门而入，里面空无一物，只有无数只忙碌的蜘蛛。我急切地向黄老师询问黄老师的情况，一位当年的老教师告诉我，黄老师十五年前退休了，后来回了广东老家，不久前仙逝了。

站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中，我默默地环视着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竭力搜寻着那些遥远的记忆——那个满头白发、德高望重的黄老师在哪里？那个月朗星稀的深夜走到我桌前给我辅导的班主任在哪里？我仿佛在月光下的校园里听见黄老师沙沙沙的脚步声，仿佛雨到他给我送来蛋、糖的芳香……

# 东方之城

涉海而来  
我无法回避那块水域  
怀念如秋天的风景线  
一般绵长  
黄花岗上仅存的鱼尾纹  
记录着祖先逐浪的欲望  
梦中的鱼如期而来  
我们的肤色也是波浪  
永不风化的爱情  
会在无数个潮声的回响中  
发芽  
我如期我的一生  
如一颗水松般真实地  
贴近你

东方女子  
宋时月映感恩河  
泪泪流淌的感恩河  
有汪氏女子束腰而舞  
飘拂的裙裾  
只是一个转身  
多少个年轻随时间渐渐老去

秋风瑟瑟  
目光向着远处伸长  
离去归来  
那是心灵的召唤  
然而怀念的意境  
将再一次染白你疼痛的发丝

# 东方之城(组诗)

■ 谷 均(浙江)

渐晚的风 寒意满身  
而我信步慢游东方风光  
只见黄叶深秋伴生淡淡韵愁

走进东方  
从二扇窗户外东方的世界  
那流动的不是人群  
是恬静的村落 水巷 月沼  
并非误入夕阳水系织成的虚幻  
只见她那么清幽 那么晶莹  
像四季飘散的菊花 暗香浮动

一对迷人的白色翅膀  
轻轻扇动着粼粼水波  
飞进了视野的边缘  
生命之花洁白如世外之雪  
托摸身旁的古黄花岗  
清点着那些一连串片段  
那是历史的见证  
如今 我依然在看  
这让我久久地难以自己  
幸福的声音 此起彼伏

东方感恩  
梦见东方感恩  
满架木中黄金与船形古屋  
在老去的时间里沉浮

梦见弯曲的感恩河  
淹埋着沉淀的瓷片  
被岁月磨得更加质朴与沉着

阳光披裹远方的村落  
和每一个孤独的坡面  
黎明的泥土黎明的睡眠和古语  
弥漫在感恩的福地之上  
祖先的阅历被风中的梨花  
静静地叙述

即使秋天来了  
积压满山的落叶  
在植物的根系下  
长久沉睡的泥土  
花朵 绿茵 黑天 白日  
这四季的波浪  
在大地厚实的胸膛上此起彼伏

# 汲水之人

汲水之人  
依然缓缓踱步  
柔韧的足音踏响陌生的尘土  
气息抵达感动的门内  
我在门外手持白色鸟张望天空  
太阳在星星一道隐去  
许多人在梦里做着常见的梦  
梦里的村庄铺展如风动的稻田  
我手持怎样的光芒  
通过冷冷的注目照亮你

汲水之人  
苍白的天空没有一丝土地的影子  
水的愿望被囚禁在深远的井里  
你脚踏一种距离  
以柔韧的气息对付生活的僵局  
一如我以冷峻的语言洞穿  
土地的本意

汲水之人  
水的愿望就是水的恩泽  
你缓缓踱步心静落  
这舍而不露的恩泽  
水的愿望渗透坚韧的肌力  
醉倒后来者梦中的村庄  
醉倒只有以冷峻的思想  
烧入你盈盈的体态

# 拇指上的温暖

■ 亚 亚(广东)

手机里舍不得删的短信越来越多了，尽管有些短信已经保存了很多年，尤其是妹妹的短信，每一条都让我心里暖暖的。看着珍藏的短信，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妹妹有手机的时候在县城读高三，学习紧张，假期少得可怜，那阵时候我在广东上大学，也很少回去。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拇指按下，用短信传递着温暖。

打开手机，妹妹最初的一条短信是汇报学习成绩的。“刚做完一个完形填空，对了十六个，太高兴了！我数学的做题速度也比原来快了！这段时间，我的表现让各个老师刮目相看，特别是数学和英语！加油！”妹妹基础有点薄弱，学得有点吃力，我寒假给她补了一个月的课，成绩终于有了进步。

再往后翻，是我暑假回家之前的。“我刚才睡得迷迷糊糊，大喊‘姐！姐！姐！’妈妈说姐姐还没回。我现在自己复习，可数学下不了笔，等你回来多费点心教我！”或许因为前几天我发短信说要回家，妹妹日有所

思，就在梦中迷糊地喊着“姐”。我收到这条短信时，正值广东盛夏，每天挤三四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单位实习，晚上闷热得无法入睡。艰辛、委屈，对未来的迷茫，种种情绪挤压着我。初读这条短信，想到那个在半睡半醒间念着我的妹妹，我泪如雨下。

那年大四暑假，我本想在广东找份实习工作，可是接连几天寻觅之后一无所获。我灰心丧气决定回家，发短信给妹妹，她却极力劝我趁暑假出去走走。

“你知道吗？我们班长，他暑假不补课，把行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去广东、北京、新疆。他家也不是很有钱，但他家人愿意让孩

子自己出去走走，像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不会钢琴、舞蹈什么的，只能靠有限的机会去增长见识。”

“你现在还是大学，有时间去接触社会，等你找工作，人家问你有没有工作经历，你还可以说当过暑期工嘛。总而言之，

你别浪费这时间。”妹妹虽比我小，可她才像个姐姐，看问题比我远，鼓励我去尝试。后来，我争取到了一个实习的机会，迈出了了解社会的第一步。

有段时间，我为家里的经济状况担忧，愁眉不展，妹妹的短信说：“姐，你不能这样消极，你想想那些无父无母的孩子，或者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孩子，我们是不是比他们幸福很多呢？”妹妹一直这么懂事。妹妹的短信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随时随地动下拇指，就能传递无限情谊，有些当面说不出的话，也可以在拇指下倾诉。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  
征文电子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